

揽胜荆州



半城烟沙

□ 江云英

耳边传来一首动听的歌谣：
走的那天故作匆忙
怕看见你湿了眼眶……
聆听看这如水的淡然
默默地为时光的无情感到伤感
你我敲打着岁月的长歌
在流年的岁月里静静地
寻找着属于自己的繁华

单薄而寡言的光阴
该怎样的温柔言语
才能抚平那堆满褶皱的心事
我们都是如此念旧的女子
沧桑经年
依然怀揣着往事的暖与殇
回忆里有想念、温馨、泪光
更有一个一生珍藏的人

父亲辞

□ 晓林

我回来时，父亲还在抽烟
蹲在石墩上，像一尊石像
烟卷像父亲的态度一样，含糊

——“好好念书”
父亲默默念着念着，低矮的身子
在月光下，越发坚硬
推开房门，习惯性蹲下，抽烟
——“好好念书”
母亲把衣服翻了又翻
一针一线，像是在缝补日记

夜深人静，虫鸣与呼吸交替
白炽灯发出光亮，把生活
照得更加清晰
关于生活，父亲没有多说什么话

高考故事

我的高考

□ 龚学明

我在船上。16岁的经历
开始摇晃：早熟的心和漫长的
身体没能回答它
一个成语：太重了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没有通过高考的孩子
不会想到死，而父母给予的
复读机会
让我感到压在肩上的
空气很重

还有流言
村里的碎语
母亲没有藏住的委屈
叙述又一个秋冬春夏
时间缓慢

1980年。一个无知无觉的我
死去，一个忧心忡忡的我
重生

心无旁骛的张浦中学
我背着米袋走进北向的校门
在最南面的红砖平房住下
一年里
那个开门即见的池塘
像一只巨大的眼睛注视着少年的顽皮

而现在，作为复读生
我只能住在校外
住在学校对岸的大阿姨家
早出晚归

一间东西向的低矮平房
十五六个心事重重的文科学子
班主任胡树勤老师
清瘦黝黑的脸，他的表情
像扫过自己曾经的年龄
“你们这些农村孩子，只有
高考这条路可走”

他用一个特别大的茶杯
浓浓的茶叶水，留住精神的亢奋；
他的烟雾萦绕我们
的朝阳，夕阳，深夜
农村的风吹开一些郁结，一些
短暂的涟漪，更多的
命定的暗语没有开成
接二连三的花朵

这一次，我和赵向明的
地理测验只考了22分
教历史也教地理的吴老师
心头一惊，“这是什么隐喻”
——两个数字像村头的
两只鸭子，不能离开乡村的
风霜雨雪？他
不信这是命；而我们在
蒙羞后更愿意做一只能飞向
远方的大鸟

陈家弄的夜晚漆黑
初秋的风子无人声。我
在阿姨家的灯下急切地
翻阅一本成语词典，读读抄抄
“成语这么多，都可能考上”
而讲定还书的时间已过
夜已很深
弄里突然响起孔庆丰的喊叫声——他
正是成语词典的主人
喊得一声比一声急，一声
比一声怒……

这年的冬天，我希望更冷一些
我需要冷的刺激
以风的针尖时刻激活我的记忆
——在建生家茅屋以西
寒风掠过低矮的荒田
我迎着苍白的斜阳在背诵文字
它们像一群没驯服的野马
没有进入我平坦的可控通道

一个小时、两个小时过去了
父亲不解我面迎西风的决心
他苦笑着说我是一个
“傻孩子”

家里的苦日子正在泛青
但仍然乍暖还寒
我的未来还是家门口的那条泥路
它通向镇上的中学
但不知道会不会通向一个春天
我脆弱的母亲
为我的前途哭泣
她用每天一只荷包蛋的爱
祈求我的日子鼓起来，并像
蛋生鸡一般发出声音
而路太泥泞了
一只篮子某次打翻了母亲
最诚实的期待
她为此难过，又一次落泪

为什么我的心总是怦怦直跳？
重力并不只是空气
而是在空气中的一切：目光，
言语，梦境，泥土愿意放弃的爱，故乡日子
温馨的重复……
我有双重的惊恐：丢失
这习以为常的现在；
未来的不确定性
那个初夏的傍晚，暮色
并没有模糊我心脏的敏感
突发的狂跳
一只不期而遇的兔子
我开始惊恐喘息……

借着这些熟悉而陌生的水
风推着时间的柔滑
我们来到七月的昆山，县委招待所
高低床，简单的行李
昆山老城区的一个考点
一次神秘之旅——又一年的7、8、9三天

进入和离开；你什么也不会记得
操场上的泥土亲切
一棵树与村里的树表情雷同
蝉声消失，令人惊奇
小心翼翼的汗水
避开构成神圣题目的文字
从脸颊和腋下
直接流到地上，流回时间的
初始，生命的原始节拍里
我像识破了人生的秘密
沉着冷静
下笔如有神助
沿着记忆的通道，在窗外的
草绿色的风的助推下
走近
一座数字标注的高台

我们这些农村来的孩子
在县城里是孤独的
交卷后的兴奋在羞湿的微笑中克制
我压下这样一句话
“我知道我行”——无处可说
这三天父母也会惦记和盼望
但他们不可能像现在的父母
守在考点门口——给予鲜花和拥抱
我知道此刻秧苗已蹿高
我父母正忙着伙于密不透风的稻间
反复除草
父母脸上滴下的汗是真正的
汗——豆大，密集如瀑布啊

1981年的夏天闷热
我患上“右束支不完全阻滞”
这是一个少年完成向青年转身，向
城市转身的代价
这不是严重的病
严重的是，我从此学会绝望
——遥望故乡这个从出现到苍老
42年了，如今
我也遥望父母渐旧的坟茔

生活随笔

莲如清风

□ 袁俊

“莲”花，自古以来是人们心中高洁的象征。出生于江西北部乡的我，从记事时起，“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的胜景，就一直萦绕在儿时的脑海。我的故乡是典型的江汉平原，可湖泊、河港、池塘众多，是名副其实的水乡。家后面就是著名的沙套湖，每逢夏季，郁郁葱葱的莲花，着实教人喜爱。可以说，我是莲花陪伴着一起成长的。

“杨柳枝头甘露洒，莲花池畔惠风生”。孩提时代，我就帮着家里放牛。我牵着牛，沿着北至沟来到湖边。6月的春风吹拂湖面，细小的涟漪在湖面荡漾开来。“小荷才露尖尖角”，一只红色的蜻蜓，悄无声息地立在了上面。我想象自己就是这只蜻蜓，自由自在地飞舞在如画的嫩绿中，种下摇曳的梦想。瘦小的莲叶站在淤泥里，不卑不亢。在我蹒跚学步的时候，母亲看我跌倒，从不去搀扶。母亲说，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就像这独立生长的莲叶。

“陆上百花竞芬芳，碧水潏泐映秋香。不与桃李争春风，七月流火送清凉。”中学时代，我离开母亲到城里读书。依依惜别故乡，我踏上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放暑假时，也是小暑时节，我又回到了我最熟悉的地方，我又看到了“接天莲叶无穷碧”。梅雨季节，往往是暴风雨肆虐的时候。每片荷叶，站在原地，高昂头颅，任狂风怒吼，任骤雨冲刷，从没倒下。雨过天晴，荷叶上亮晶晶的雨珠随风荡漾，像睡在襁褓中的我。放眼望去，一湖的碧绿涌涌而来，仿佛是悬挂在天边的一道绿瀑布，倏地将我的内心冲刷得干干净净。还未等我走近，一股馥郁的清香袭来，哪怕再毒辣的太阳在头顶摇摇，瞬间也被它浇灭。这时，我心中的梦，恰似这莲叶般疯长。

母亲曾经对我说过：莲花长在泥水里，开出的花却是那样洁白，是因为它的根是白的。无论什么时候，做人也要像这莲花一样，清清爽爽的。母亲没读什么书，竟然说出这样有哲理的话，让我很惊讶。参加工作后，我时刻谨记母亲的话语，对待工作兢兢业业，待人真诚厚道。走入社会30年来，常常以莲为镜，保持洁身自爱。不以恶小而为之，不以善小而不为。“子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周敦颐的一首《爱莲说》将莲花之美，莲花之魂描写得栩栩如生。我在欣赏的同时，是不是更要静下心来好好思索一番？

山丘有了树木，才显得盎然而深邃；水中有了莲花，才显得意趣而诗意。就像有人热爱梅兰竹菊一样，我深爱着莲花。莲的一生，是光辉灿烂的一生，是光明磊落的一生，是大爱无私的一生。如果你养成莲花这样的品格，就会做到“看庭前花开花落宠辱不惊；任天上云卷云舒去留无意”的崇高境界。

前几天，我回了趟老家。正遇绵绵密密的细雨，雨虽不大，却也听得见滴答滴答的雨声，看着雨顺着榆树叶一颗接着一颗往下滴，地面上争先恐后溅起无数水花，打起的濺儿带我回到了遥远的童年时光。我们一群小孩，穿着凉鞋，冒着绵绵细雨，到坝子里踩积水。看着凹坑里的水，一脚“啪”踩下去，水花四溅，瞬间身上的衣服都湿透了。有时候我们也会摘几片翠绿的荷叶，顶着荷叶，你追我赶，就这样跑着，跳着，银铃般清脆的笑声、雨声，汇成了童年最有趣的声音。

不禁想起一首歌，唱出了童年的声音：荷花盛开的池塘边，站着几棵粗壮的榕树，知了藏在茂盛的榕树叶里，唱着高亢而嘹亮的歌曲。一眼望去，操场上秋千晃动着，一只只蝴蝶绕着秋千，挥动着五彩斑斓的翅膀。教室里，老师正站在讲台上，绘声绘色地讲课，粉笔与黑板发出叽叽喳喳的摩擦声，台下学生们一页又一页翻着书，发出“沙沙沙”的声音，时不时传来琅琅的读书声，这一片又一片的声音汇成了童年最真挚的声音。

汪曾祺曾在一篇文章中回忆道，童年的哭声印象最为深刻。有一次，他难得捉到一只漂亮的鸟儿，本想精心喂养。可第二天放学回家得知，鸟儿已经在大伯家玳瑁的肚子里。听到这里，他好像天塌了一般，眼睛里一下子蓄满了大颗的眼泪，张开嘴哇的一声哭了起来，这哭声好像浸泡了黄连一般，哭了好久，才渐渐淡下来，只留下一阵一阵的抽噎声。原来，童年也有那么伤心的声音。

故事里的声音总是充满童趣，而马尔克斯是在故事的声音中长大。在外婆讲的故事里，有妖怪、魔鬼、巫婆、死人。外婆常常和马尔克斯躺在床上，就着昏暗的灯光，讲着令人寒毛耸立的故事，偶尔还仔细描述妖魔鬼怪的样子。每到夜深人静时，外婆讲故事的声就钻进马尔克斯脑海里，总在不经意间把他吓得浑身激灵。外婆不动声色讲鬼故事的声音让马尔克斯的童年总是那么有趣。

雨停了，思绪慢慢收回来了，一转眼，童年只剩下回忆。童年的声音一直回荡，在时光的记忆深处发酵，像桃花酿一样回味无穷。

舌尖美食

舌尖豆腐至味情

□ 薛白

小时候，豆腐都是有人挑着担叫卖的。“卖豆腐嘞”的吆喝声定住了疯跑的孩子，我从母亲手中接过几毛钱，小大人般一本正经地去买豆腐。有时也会为了显得“老道”，刻意模仿大人的样子砍价，于是仰着头，假装沉着地说：“便宜点吧，都是老主顾了。”卖豆腐的爷爷也笑着配合着：“便宜点？行！那就多给你一块儿。”爷爷装好递给我，再切一小块放我手上，看我心满意足，塞得满嘴都是跑开了。

豆腐在中国自古就有，陆游就写过一首与豆腐有关的诗：“浊酒聚邻曲，偶来非宿期。试盘推发展，洗釜煮豨臠。”这黎祁说的便是豆腐。我们可以想象，在寻常日子里，他招呼三两好友来到家里，喝着浊酒，看锅里的豆腐冒着热腾腾的香气，就着农家菜、聊着庄稼活，何其惬意啊！

近代文人里面，汪曾祺是最懂豆腐的人。翻开汪老先生的“豆腐经”：从南豆腐、北豆腐、到水豆腐、豆腐干……豆腐的七十二般变化在他笔下意趣十足，别有韵味。说到豆腐的吃法，更是从“菌油豆腐”“麻婆豆腐”到“砂锅豆腐”都令人胃口大开，垂涎三尺。即便吃了这么多的豆腐，走南闯北的汪曾祺，厨房里的保留节目永远是家乡的“煮干丝”，也足见他对豆腐的喜爱了。

当年我初到日本留学，沉迷各色光景和美食，全然记不得故乡。可日子久了，我却时常想念千里之外的家乡豆腐。那原本看似平凡的豆腐，也在我的舌尖上展现出它独特的性格。“硬”豆腐入口，“软”舌头却能将它碾碎、化开，这个倔强的口感，也让我感受到豆腐的独特魅力。乍一尝微苦，细一品回甘……曾为寻这种味道四处奔波，终于找到了外观近似的日本豆腐，尝起来却没有那种倔强的劲道和下肚后的回甘，终究不是那令人回味无穷的味道。

如今虽已回国多年，但定居地离家甚远，想随时吃到地道的家乡豆腐也并非易事。前两天给一岁多的儿子做辅食，在超市买了豆腐煎给他吃。金黄的豆腐粒拌在饭里，和胡萝卜粒、肉粒混在一起，牙齿还没长齐的他，寻宝一般地专挑豆腐吃，边吃边开心地拍手，眯起眼来伸出大拇指，给我做“饭菜香香”的姿势。我心想：真正好吃的豆腐你还没吃过呢。

前两天预订了回乡的车票，终于可以品尝久违的山泉豆腐。那倔强的、令人回味的豆腐香依稀又在舌尖化开，带着一丝丝甜渗入心里……